

中國文化簡史

周天著



中國服飾簡史



NLIC2970842260

中國服飾簡史

中國書局 文化簡史

中國服飾簡史

周 天 著



NLIC2970842260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責任編輯 劉 瑩
裝幀設計 彭若東
責任校對 江蓉甬
排版印務 馮政光

書 名 中國服飾簡史
叢 書 名 文史中國
作 者 周天
出 版 香港中和出版有限公司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香港鰂魚涌英皇道 1065 號東達中心 1304 室
香港發行 香港聯合書刊物流有限公司
香港新界大埔汀麗路 36 號 3 字樓
印 刷 中華商務聯合印刷（廣東）有限公司
深圳市龍崗區平湖鎮春湖工業區中華商務印刷大廈
版 次 2011 年 3 月香港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規 格 32 開（140mm×203mm）192 面
國際書號 ISBN 978-988-19911-9-5
© 2011 Hong Kong Open Page Publishing Co., Ltd.
Published in Hong Kong

本書由北京中華書局、上海古籍出版社授權本公司在除中國內地以外地區出版發行。

目 錄

第一章 黃帝染衣裳 虞舜畫衣冠	
——“衣冠之邦”的上古回溯	9
“垂衣裳而天下治”：遠古傳說中的服飾起源	9
歷史遺存：考古發現中服飾的空間回溯	12
取法自然：上古服飾文化的多樣性源頭	16
第二章 “明禮制以序尊卑”：衣裳之治禮成	
——商周服飾	23
服飾和社會結構	24
祭祀之禮：服飾的簡繁等差	26
凡人之禮：服飾與生活方式	31
諸侯“各殊習俗”：觀念開放，釋放服飾活力	35
胡服騎射：軍事需求主導下的服飾變革	37
第三章 “禮崩樂壞”後的復甦	
——秦漢時期服飾	39
“秦屬水德，其色尚黑”：陰陽五行與服色	40
冠帽與佩綬：各司其職	42
便捷、舒適的追求：深衣的發展與衰微	45
宮廷與民間：服飾融入禮俗傳統	49

第四章 碰撞與融合：文化變革中的審美	
——三國、魏晉、南北朝服飾	55
胡、漢之間：服飾文化的雙向互動	56
觀念碰撞：服飾上的“魏晉風度”	59
頭巾：從平民風尚到出仕的標誌	63
由質樸趨向奢華：女性服飾風格變化	64
形形色色的奇服	66

第五章 帝國的胸襟與風度	
——隋、唐、五代服飾	69
從蔽面、袒胸到胡服流行：兼收並蓄的服飾文化	70
袍服、幘頭：隋唐服制	75
軍服：帝國的威嚴	77
風尚過眼：瑰麗美艷的女性服飾	79

第六章 理學思想下的服飾文化	
——宋代服飾	89
官職與品級分離：官制變革與服制更新	90
腰帶：帶尾下垂以示順從朝廷	91
長腳幘頭：防止朝臣交頭接耳	92
作為政治禮遇的“賜時服”	93
“實關風化”，“不可異眾”：宋代婦女服飾	94
花冠與冠梳：宋代服飾“亮色”	101
軍服：鎧甲從巔峰走向衰落	105

第七章 多元的少數民族服飾文化	
——遼、西夏、金、元服飾	107
“國服”與“漢服”：遼代服飾	108
“蕃禮”與“漢儀”：西夏服飾	113
春水與秋山：金代服飾	122
“質孫服”與“顧姑冠”：元代服飾	127

第八章 復興與變異：中原服飾制度的回歸	
——明代服飾	133
取法“正統”：冠服之制的重建	134
公服與常服：精細與系統的職官秩序	136
頭巾的再次復興	140
鳳冠為貴，曲線為美：異於前代的婦女裝飾	143
衣必求貴，綺羅輕裘：逾越名分的江浙風尚	149
第九章 服飾制度的顛覆性重構	
——清代服飾	151
剃髮令：清軍暴力改變漢族習俗	152
皇權專屬的象徵：“龍袍”名稱確立	153
差異與交融：滿漢族婦女裝飾	157
尚武遺風：遊牧民族特色的傳承	164
頂珠、花翎、朝珠：龐雜繁縟的細節寫照	167
第十章 服飾文化的現代性轉型	
——近代服飾	173
從民族覺醒到剪辮易服	174
走向平等、共和：法制下的民國服制	178
中山裝的創新與象徵	181
女性解放：以旗袍為例	183
時裝與上海：服飾消費文化的興起	186
深入閱讀	190

【第一章】

黃帝染衣裳 虞舜畫衣冠

——“衣冠之邦”的上古回溯

中國素有“衣冠之邦”的讚譽。“上古衣毛而冒皮”，《後漢書·輿服誌》如此追敘古代先民服飾。與漁獵、採集的生產生活方式相一致，先民以動物皮毛為服飾的“原料”，服飾雛形初現，人類也從茹毛飲血的混沌時代邁出了走向文明的腳步。據漢代學者鄭玄等人的推測，最早的先民衣式，可能僅是一塊圍繫於下腹至隱私部位的皮毛。從遮前到蔽後，在禦寒、護腹的同時也用來遮羞，“衣冠王國”的服飾便從最初的這塊皮毛，開始了漫長的演化。

“垂衣裳而天下治”：遠古傳說中的服飾起源

先民的活動早已湮沒進歷史的風塵。後來者憑藉印記和想像創造出神話傳說，銘記、追溯前世祖先的同時，也以之表達

自己的族群、文化認同。近人根據神話傳說，將遠古時期生活在中華大地上的部落劃作三類：華夏、東夷和苗蠻。華夏被認為是最重要的部落集團，黃帝和炎帝即為其中兩大氏族，族內又各有分支。黃帝族初居陝西北部黃土高原，因姬水得姬姓；炎帝族則居陝西、甘肅交界處的渭水上游一帶，因姜水得姜姓。兩族後來都有一部分東遷。大致上在有史記載以前，炎、黃兩族已順黃河兩岸散佈於中國北方及中部的許多地區了。

從神話傳說看，戰爭是各個氏族間交往的重要形式。據說，炎黃二帝聯合打敗九黎，殺其首領蚩尤；黃帝又三敗炎帝，成為中原部落首領；其後堯、舜、禹都曾有過“伐三苗”之事，也被看作是黃帝族與夷族衝突的反映，直至有史料記載的夏王朝建立。正是在戰爭帶來的氏族融合中，漢族的前身——華夏族逐步融成。

所謂“華夏”者，從字源字義上看，代表了古人對先民所創文明的驕傲，甚至以之為自身族群命名。“夏者，大也”，“華”則指服章之美、文采之盛。以“華夏”族自居的，是那些生活在“中土”（夏人曾居住過的伊洛平原）的中原之人，他們自謂其文化遠高過周圍四夷，將生活其中的空間稱作“中國”。至春秋、戰國時期，“中國”被賦予了更多的文化意義，所指區域也隨之擴大，基本與“華夏”同義。中國與華夏，也常被後來合稱為“中華”了。

文明是人類告別蠻荒的標誌。每個民族的神話傳說在記錄文明進程的同時，也都表達著各式英雄崇拜。文明或者文化的創造，在神話中便與英雄緊密相連。倉頡造字、燧人取火、大禹治水，都是寫照。服飾作為人類文明發源的重要標誌，也在神話典籍中與一些英雄相連，典型如“黃帝染衣裳，虞舜畫衣冠”的說法。

傳說伏羲氏、神農氏製琴瑟，琴瑟皆用絲弦，可知絲之發明彌久。何人發明了織麻養蠶之法，未見記載，但傳說是“伏羲作布”。《易·繫辭》中稱道黃帝、堯、舜的功德，首在“垂衣裳而天下治”。可見，即使在部落時代，“衣裳”就與天下之治大有關聯。事實上也正如此，《禮記·王制》即以“衣”作為族群認同和區分的標誌，例如東方之“夷”是“被髮文身”；南方之“蠻”是“雕題交趾”；西方之“戎”是“被髮衣皮”；而北方之“狄”是“衣羽毛穴居”。後來與“衣”連用的“服”，在古代正是疆界之名。



裹獸皮的伏羲（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歷代帝王像》）

也有人從文字會意上解讀衣服之起源，認為“衣”字下半即為“北”字，意思是古代北方開化之人，知道有冠服，南方則多裸體文身，所以象形文字的“衣”像北方之人戴冠者。還有人舉以《呂氏春秋》作證：“禹之裸國，裸入衣出。”意思是，大禹時代有裸國，居家裸體，外出著衣。

無論上述解釋是否屬附會，衣服在上古的起源，與人們的自然環境、特定自然環境下的生產和生活方式密切相關，這是毫無疑問的。二十世紀中國及世界各地的考古研究發現，也充分證明了這一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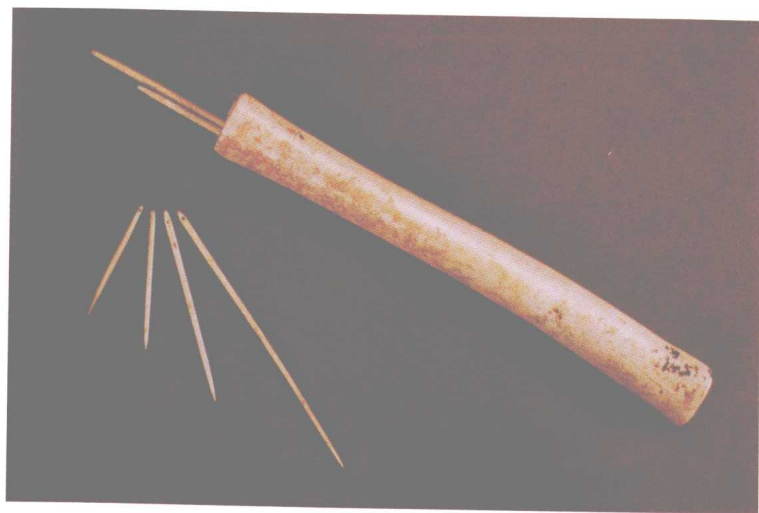
歷史遺存：考古發現中服飾的空間回溯

考古學依據先民所使用的主要生產工具——石器的演變，將原始社會劃分為“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和“新石器時代”。考古發現證明，在不同時代，在中國廣袤空間內，出現了多處文明發源地，也形成了各自代表性的不同文化。

舊石器時代，中國人還處在原始群居時代。猿人（直立人）已多處分佈，如雲南“元謀人”、陝西“藍田人”、北京“北京人”（也稱“中國猿人”）；此外，早期智人（又稱“古人”，距今約十萬年至四萬年）、晚期智人（又稱“新人”，距今約四萬年到一萬年，如山頂洞人）在中國各地都有分佈。

到了距今八千年到四千年的新石器時代，在大河流域，就已存在多個已被考古發現的區域文化。如黃河流域，有以馬家窯文化為代表的上游文化，以仰韶文化為代表的中游文化，以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為代表的下游文化。在長江流域，有以大溪文化、屈家嶺文化為代表的中游文化，以河姆渡文化、良渚文化為代表的下游文化。此外，還有以紅山文化為代表的燕遼文化。在珠江流域、河西走廊以至青藏高原，都有新石器文化遺存的發現。

早在舊石器時代晚期的北京周口店山頂洞人遺址中，就發掘出了獸骨製成的骨針，是原始人將石頭鑽研成尖形的一種石器。從這一點可以看出，數萬年前的先民就懂得了製造縫紉工



骨針和針筒（內蒙古包頭阿拉善遺址出土）

具，從事簡單的縫紉。這在人類文明史和服飾工藝史上無疑具有重大意義。

一旦“新人”們粗糙的大手拿起細小的骨針，人類在服飾實用、審美及工藝種種方面的追求就再也不會停歇。

仰韶文化時期已出現了原始紡織。原始的紡織材料有苧麻、葛藤、大麻等。這是因為，這一時期蠶桑尚未被人們認識利用。根據考古資料可以想像的是，先民最初用石器敲打麻類植物，讓它們變得柔韌不再刺激皮膚；然後將其放在水中浸漚；再煮煉使其脫膠。隨後將這些具有彈性的植物纖維分成細條，把每一段細條的兩端連接；最後，用石、陶紡輪加拈。這就是最初的織造工藝。



新石器時代的紡輪（湖北天門屈家嶺文化遺址出土）

1973 年發現的河北武安磁山文化，約處於公元前 5400 年至前 5100 年，屬於新石器時代早期。遺址中不僅出土有石斧、石鐮、石鏟等生產工具，還發現了原始紡輪，這表明先民之所以已經懂得紡紗並非偶然，定居從事農耕活動的生產生活方式，為工藝和技術的進步，提供了可能。河姆渡文化遺址的出土文物（如“雙股苧麻紗線”、採“二經二緯法”編成的蘆蓆殘片），讓人們猜想當時的紡織技術已有相當發展；從遺址中還出土有木製紡輪、石陶紡輪及類似後來腰機部件的木質打緯刀、梳理經紗的繞線棒等，說明當時甚至已經有了簡單的織機。

定居的生活方式，造就了一項影響人類服飾文化的重要技術：將蠶蛾馴化為家養。儘管神話典籍中有伏羲化蠶桑為帛的說法，但已經很難想像是何種因緣際遇，使先民在家中飼養那個小小的昆蟲。可以確定的是，中國



刻有蠶紋的象牙盅（浙江餘姚河姆渡遺址出土）

是世界上第一個發明飼養家蠶和紡織絲綢的國家，並在相當長的時期內，一直獨擅這種技術，“絲國”之盛譽，亦由此而來。

利用野蠶的歷史最早可追溯到舊石器時代，迄今所見絲織品中年代最早的實物，距今四千七百多年。此即為 1958 年發現的浙江吳興錢山漾新石器時代文化遺址，其中的一批絲織品實物包括絹片、絲帶和絲線等，經鑒定是以蠶絲為原料紡織而成。



玉蠶（內蒙古赤峰紅山文化遺址出土）

先民在服飾取材上對變化無常的自然環境的依賴，因蠶的人工飼養，在一定程度上被減輕了，同時，早期繅絲工藝亦發展起來。一個蠶繭通常可抽出八百至

一千米長的絲。最初的“繅絲”主要依靠雙手。到殷商時代，人們已經發明了提花裝置，這表明了絲織技術的極大提高。精美瑰麗的絲綢，就這樣走進了人們的生活，當然，首先無疑是貴族的生活。

取法自然：上古服飾文化的多樣性源頭

即使大禹時代真有“裸國”存在，“裸人”在外出之際依然要著衣。據漢代學者鄭玄等人的推測，最早的先民衣式，可能僅是一塊圍繫於下腹至隱私部位的皮毛。可見，無論生活環境是嚴寒還是酷暑，遮羞是服飾在起源之際的共通功能，也恰對應著人類不分種族、膚色共同具有的羞恥心，這大概可算服飾所展現的最為普遍和“自然”的功能了。

所謂“衣裳”就服飾形制而言是上“衣”、下“裳”的連用。